

- 1 《问好, 瓦兹》
- 16 《某种毁灭》
- 20 《一月后, 一年后》
- 26 《您喜欢勃拉姆斯吗?》
- 37 《神奇的云》
- 47 《狂想》
- 55 《心灵的守护者》
- 60 《冷水中的一点阳光》
- 72 《心灵创作》
- 87 《凌乱的床》
- 95 《贵物》
- 99 《涂脂抹粉的女人》
- 109 《书写的感伤》
- 123 《不再抵抗》
- 127 《带着我最美好的回忆》
- 131 《冷若大狼的吻》
- 136 《梦境》
- 145 《幽僻的林间小路》
- 148 《湖畔的“这玩意”》

「法」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萨冈最后的告白

肩后




D e r r i è r e l ' é p a u l e
Ses Dernières Confessions

[法] 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Françoise Sagan

吴康茹 译
WU KANGRU

肩后

萨冈最后的告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DERRIÈRE L'ÉPAULE...By FRANÇOISE SAGAN

Copyright @ PLON 1998 et 2004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5-0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肩后：萨冈最后的告白 / (法) 萨冈 (Sagan, F.) 著；
吴康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

(世界文学译丛)

ISBN7-5633-6292-4

I. 肩… II. ①萨… ②吴… III. 萨冈, F.—回忆
录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46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89 mm × 1 230 mm 1/32

印张：5.5 字数：9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Françoise Sagan

萨冈

20世纪法国最具才情的女
作家之一，被誉为二战以后那
一代青年的代言人和引领时代
潮流的前卫作家。莫里亚克曾
说她“以最简单的语言把握了
青春生活的一切”。

本书是萨冈晚年对自己小
说写作生涯的回顾，是她唯一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自己为
主题的创作。

世界文学译丛

Derrière l'épaule

Ses Dernières Confessions

策 划 吴晓妮

责任编辑 吴晓妮

装帧设计 刘 凇

Derrière l'épaule ...

Ses Dernières Confessions

目 录

1	《你好,忧愁》
16	《某种微笑》
20	《一月后,一年后》
28	《您喜欢勃拉姆斯吗?》
37	《神奇的云》
47	《狂乱》
55	《心灵的守护者》
60	《冷水中的一点阳光》
72	《心灵创伤》
87	《凌乱的床》
95	《猎狗》
99	《涂脂抹粉的女人》
109	《平息的暴风雨》
123	《不再抵抗》
127	《带着我最美好的回忆》
131	《冷若水彩的血》
136	《桎梏》
145	《偏僻的林间小路》
148	《短暂的一丝忧愁》
160	萨冈作品年表
163	特立独行、难以评说的明星作家——译后记

《你好，忧愁》

我过去从不愿意写有关我个人生活方面的故事。最初的原因是这要涉及许多健在的人，其次是我的记忆力已完全衰退了：在这儿过了五年，在那儿过了五年，很多东西，或许都回忆不起来了，然而连这五年、那五年都记不清楚，则势必使人相信其中有蹊跷或故弄玄虚，其实本来并没有什么秘密。若仔细推敲，我个人编年史的唯一标记可能就是我的小说发表的时间，这是唯一可核实的、准确无误的标记，最终也几乎可以说是我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标记。

此外，不管别人相信与否，我本人是从不读我自己写的书的，除了《一月后，一年后》。那是在一次乘飞机途中，我所做的唯一单调乏味的阅读，

而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本书写得还不错。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碰过我的书。有人常常会跟我谈起某个人物,他们会突然向我提起一些人物的名字、小说场景,还有书中所蕴涵的很深奥的道德寓意。我之所以对自己那么不屑一顾,并不是因为自己作品品质的高低问题,而是出于这么一种意识,即还有许多为我准备的书放在某个书架上,其中有很多是我闻所未闻的书,恐怕在我去世前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读完它们。因此,读一本自己写的书(而我本人对它的结局了如指掌),是何等地浪费时间!

2

我们先从《你好,忧愁》这本书谈起吧,恰好我昨天刚读过。这是一本完全出乎自然、凭借卖弄小聪明而写就的书;此书的写作完全凭借的是感觉和懵懵懂懂的感受,两者相得益彰,它是直觉和感受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看起来仍是这样,与昨天读它时的感觉一样……要是在前天读这本书的话,说不定,我会相信个别老太太曾因我的过错在小时候挨大人们狠揍的传闻是确有其事。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姑且不论,但是人们在童年刚刚结束、初入少年叛逆阶段时可能会暴露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心态、我行我素的本性,以及不加掩饰的小聪明,这本书都一一表现了出来。小说文笔简练、欢快而流畅。

这本书的成功对我来说是主的赐福。因为有一次在清晨，我一边往平时为我提供学习便利的那个巴黎修道院走去，准备去领圣体，一边就在心底暗暗发誓，要闯入这个毫不设防的城市，去沐浴在荣誉的光辉里。可见，即使在我那样小小的年纪里，也存有这样很惯常的非分之想，而正是满怀这种出人头地的野心，我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欲望有多么荒唐，多么庸俗。

最终，不管是功劳还是苦劳，荣誉和成功都降临在我的头上，但过早的成功也使我从渴望荣誉、希望成名、期求获得赞誉的梦想中解脱了出来。假如我曾为实现这些梦想不断努力，而一连串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那么当时的梦想就仍只不过是空想；那样的话，我对自己成功后那种自豪感究竟能持续多久可能就没有十分的把握。

3

好了，闲话少说。那一年的八月我待在巴黎。那是这样一个夏天，和那个时代往常所有的夏天一样，巴黎成了一座美丽的空城，被青苹果色的绿树和茂密的树阴遮盖着的林荫大道上只有风扬起的灰尘，而周围却冷冷清清，总而言之，巴黎处在假期中……我穿着睡裙到茹福瓦街拐角的一家面包铺，买了两个羊角面包。在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啃着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面包，一路上只遇见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单身汉和一辆公共汽车，车

内空无一人，与外面马路上不见行人的情景一样。我将父亲的那个羊角面包递给了他，在他冷峻严肃的目光下，我一声不吭地吃完了自己的面包。尽管他在这 15 天里一直板着脸，不苟言笑，可他心里却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能够对我实行专制统治了。

4 由于没有通过七月份的考试，在回到迎接下一次业士考试的补习学校之前，我只有享受 15 天假期的权利。正如我母亲所说的那样，因为在这每半年一次的既公正而又公平的入学考试中，“我没有闯过关”，所以，我必须在七月末从失败的伤痛中振作起精神，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整个八月我都将待在一个既凄凉又清静的地方过着禁闭生活；在那里，可以猜想得到，很多修女会在一个月內，设法将以前一年里不被我们所接受的那些教理重新讲解给我们听。除了周末，我们的寄宿生活十分悲惨，因为即便是去帕西街散步，（在我们那个年纪里）都要排着队走，只有当某个想向我们示爱的人骑着摩托车跟在我们后头时，大家才能借机开开玩笑。在前一年，我就已经这样过来了，同样，在那一年的整个夏天里我都不得不用功，这样付出努力当然是为了有所收获。从帕西街到拉米埃特街的散步路线，我都记熟了，而且走多了，心里头从难为情发展到越来越恼怒，从开始时慢悠悠地走，变成最后大步流星地走，我要将

队伍远远地抛到后面，尽可能地越远越好。因为我走得太靠前面了，所以女督学常向我吹哨，但是这只能更迫使我加快步伐，一路小跑，这样一来，如小绵羊般温顺的女督学就不得不追随着她那支队伍了。

在我看来，对于某些作家来说，都曾有过这样一些经历，突然无意间脑海里蹦出一句话或一个词，这就奠定了他后续写作的基调，并赋予他所创作的那本书中的故事以某种含义。无论如何，我的每一部书都遇到了这种情形，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在写《你好，忧愁》时，最关键的时刻是安娜得知她所爱的男人有了一个情妇：得知消息的这个时刻很重要，因为从这一时刻开始，读者就和她一道明白了，她很难从这个不幸的事件中摆脱出来。同样，在另外一本书中，我和读者可以说同时知道了：女主人公遇见她的情人将注定不幸。当时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激情小插曲的写法，我自己内心里也多少感到有些意外：“至于娜达丽·西尔维娜，从她一见到他起，她就深深地爱上了他”，这类话会突然涌现出来，这次一见钟情将酿成后来的不幸。

我轻而易举地通过了第二次中学毕业会考，尽管已到了十月份。从此，不管父母同意还是反

对,我开始从家里溜出去参加家庭舞会,当然他们通常也没有什么准则。(我还记得我父亲阻止一个前来邀请我参加派对的年轻小伙子踏进我们家的门槛,总之,这位年轻人也确实不怎么招人喜欢,而当时我的父亲也变得像个“阿亚图拉”^①或者说费多^②剧中的某个人物;也是因为知道这个舞会是在一位同班女友家举行的,而这个派对也是那位男同学和他的朋友们一同发起的,所以我的母亲就很痛快地表示同意我去,于是我俩就推开我父亲的双手,一同前去参加了这次派对。)正式开学的那一天,我与其他六百个大学生一样,非常郑重地走进索尔邦那个座无虚席的大教室。在这个教室,如果是某某人在上课,则会座无虚席,若换个人上课,或许就空空荡荡。其余时间我就去老鸽棚听西德尼·贝契特^③和雷威尧蒂(Reveilloty)的单簧管演奏,我们无数个美好的下午都是在听着他们美妙的音乐,或者可以这么说吧,精神上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中度过的。如果在运气好的日子里,在回家之前,我往往在那里还要再待一会儿,为的是靠墙站着看别人跳舞或者我自个儿跳着玩,之后我才步行回家(如果偶尔花光了零用钱

① 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的称号。——译注

② 乔治·费多(Georges Feydeau, 1862-1921),法国剧作家,擅长创作轻喜剧。——译注

③ 西德尼·贝契特(Sidney Bechet, 1897-1957),美国爵士乐演奏家。——译注

的话)。为了能按时回去用晚餐,我经常采取的是一种快跑法,非常消耗体力,从圣-日尔曼一口气跑到瓦格拉姆广场,我经常累得气喘吁吁,不过一般都是很准时。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能踩会儿葡萄”,就像我父亲形容跳快舞的样子。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在夜晚的跑步中肯定打破了无数赛跑的纪录。

每当我有空闲时,也就是说既不去听单簧管演奏也不参加学术讨论——一般情况下我会与巴黎大学的学友弗洛伦丝·马尔罗一起讨论(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那么这时我就会去泡一个小咖啡馆,那里的老板为人很温厚,他允许我长时间地待在那里慢慢地品着那杯老喝不完的咖啡。当闲得无聊,又恰恰兴致滋生时,我就信笔写些废话,然后不停地反复修改。后来顺着这些信笔写来的废话的思路,我开始将一个蓝色的笔记本全部写满,字迹竟很清楚。此外,我喜欢经常把这个笔记本拿出来看一看。这就是《你好,忧愁》,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个笔记本里写的,三年后我把这个笔记本交给了一位知心女友保管,她害怕我把它丢失了。不久以后,她就病倒了,病得很重,我也不敢再索回那个笔记本。直到她死后,我和她的家人提及了这件事,可惜那个笔记本早已找不到了。我是亲眼看见我的朋友把它锁在她的保险箱

里的，但是我心里明白，我这位女友的妈妈为人凶悍，她是应该知道把它丢在哪儿的，不过如今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这并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件简单物品，我当时对此事的感受是，好像自己将一个孩子遗弃在并不善待他的人家里了。

简而言之，《你好，忧愁》是这样一本书，你读它时不会感到很厌烦，不会感到索然无味。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在读这本书时，连我自己都为其娴熟的技巧而隐隐地感到惊讶，而且当时的年轻人，当然也不光是年轻人还包括年老的读者，在与我谈起它时都给予了厚爱，而我当时觉得他们的这种喜爱只不过是恭维，并非事实如此。似乎读过我小说的人几乎都是先看过了《你好，忧愁》，尽管别的书他们也读了，但总是这本书被铭记在他们个人的记忆或对文学的记忆里，就好像一个儿子，当他读完了高等商业学校、国立行政学校、综合工科学学校和高等矿物学校，从今天起就回来了，于是他把那最后一张文凭往我膝盖上一放，好比一只猎狗从此就消停了。

此外，除了外界对它的评论，对《你好，忧愁》还说些什么呢？荣耀之光有时会招来令人不快的评说。某些批评家，也被这种成功所激怒，他们更为我没有被这所谓的成功所击伤、击败、击毁而感到恼怒，因此也禁不住受到那些令人不快的评论

的左右。至于说到声名显赫，我倒是通过几家报纸获悉了此书原来是我父亲撰写的，也有的说是安娜·贝尔创作了此书，还有的提到是一位年老的作家因为收了别人的钱而封口的。对这些流言飞语，我起初并不十分在意，满不在乎完全是为了想让谣言不攻自破，我试图向人们证明我的书是我自个儿创作的，书中并不包含我个人的自传的成分。然而当大大小小的报纸都在计算着我的版税收入，还有的报纸煞有介事地报道了我将版税收入用于各种毫无意义的花销时，我内心真的感到万分恼火。总而言之，我是用《你好，忧愁》的版税购置了我第一辆小轿车，一辆旧的“美洲豹 XK140”牌轿车。虽然是辆二手车，但非常气派，我为能拥有它而颇感得意和自豪。我的父母也多多少少地承受了社会上对我迅即走红的种种非议，他们亲眼目睹了我出名的整个过程，声名像滚雪球般，由小变大，直到变成了大雪崩，后来连我自己想逃脱出来都感到无能为力了。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次接受采访。那时正如大家所言，我仍旧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那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话有点结巴，我当时正在我的屋子里打瞌睡，他一来立刻就把我唤醒了，不过我很快就变得泰然自若了。按照采访的惯例，我们的谈话是在小客厅里进行的，小客厅的门是

半敞开的，面向大客厅，因为我知道我母亲正在大客厅里试戴帽子。“是什么事——事激发您投身于文——文——文学的？”我的对话者很好奇地询问我。我回答：“真的，我——我——我也不——不知道最初——初——初的原因……”后来记者终于起身走了，留下了那个已完全精疲力竭的我。这时我发觉我的母亲正在大客厅里笑得前仰后合，她笑得好像快要喘不过气了，她大声地笑了很长时间才强忍住，她对我说道：“唉，我非常抱歉，我本应该从他一进来就离开的，可是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我呆在原地没有动……我心里清楚你不自觉地模仿他……啊！他太聪明了，这个人，难道你没有——没有发觉？……”我耸了耸肩，神情非常疲倦，不过，再回忆了一下刚才的情景，我和她一样也忍不住捧腹大笑。

事实上，最糟糕的是读到下面这段话，而别人却把这些话硬说成是我说的。这些话，退一步说，即使是出于客气，也完全是一派胡言，愚蠢至极。例如“瘦长身材、面带微笑的萨冈亲自为我开门，同样也是她带着几分狡黠的神情突然问道：你是否愿意我跟你谈谈爱情？不过我的小未婚夫肯定会很生气的，他憎恶张扬……”这段话是用斜体字写的，使人认为是我所言，但在我看来它文字拙劣，太有损我的名誉。不过，这并没有让朱利亚尔非常愤怒，他只是耸耸肩而已。“咱们想想，这里